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三十五

明 章潢 撰

皇明南北兩都總叙

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必建都會以為四方之極而據形勝擇便利正所以為久安長治計也是故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即有宅洛之舉亦猶我太祖建都于吳而成祖繼之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

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朝則以南北為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會也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

戎馬無敵于天下矣

論都會形勝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則沙漠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京其餘氣為出塞外都自雲中上黨轉換來三面繞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趨入海重重包裹故堯舜禹都之但四方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大洩燕京旺氣我朝鍾焉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

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為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入後世費繁今能處之耶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既鑿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為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于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脉者三乃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為西戎

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大  
盡於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大岷而下至于五嶺環  
抱中原無情南面力雄勢次吳越閩支凝謫力海水  
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於今日其  
金陵也乎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左  
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不  
能用建康于天下夫安于建康乃謂大勢不拱東壩  
未立秦淮河不湧邗溝尚微故建康俗狃于自便知

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  
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  
而不知散貨以用于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  
兵于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曠  
百世相感不爾則中絡為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  
間乎金陵為南京汴梁為北京國初深見也

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為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  
之地其所分南北之境是為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

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  
阜鷹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幾  
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  
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  
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  
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况居  
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  
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為



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  
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  
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  
于此乎建都是為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  
未有也茲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太宗文皇帝  
初建藩于茲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  
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為宋  
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為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

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其州境也雖曰宅中圖  
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元  
人嘗都于此至順帝三十六年而祚歸于我朝蓋我  
朝得國之正同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  
東漸西被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歟  
盛哉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  
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  
天下嚮明而治天下以北面為天之樞居微垣之中

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則在南焉今日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坎離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而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衆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況此乃蘓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

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  
離為幽州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本兵矢  
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  
以嘗當天下一兵馬之強在昔則然矣且其地瀕大海  
在秦始皇時起黃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  
海運固已通于茲矣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  
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一東吳之粟于此焉前  
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

貨亦隨以至是天生鉅海以為國家運道不假通渠  
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  
可知已矧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  
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厲乃兵戎  
則有以張震疊之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有如今日  
者也雖然居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  
為衰微之慮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  
召公侯國也金元帝都也侯國處偏隅之地其勢

在治內而不能治外帝都操統馭之權其勢在治外而不專治內歷觀金元之代以推出治之原則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遠人不敢萌窺伺之心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斂使朝綱正而生民不敢起背馳之念如此則國家如磐石之固泰山之安而久安長治之策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兩都形勝總論

嘗謂形勝者可以威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威天下以險險也者力之所恃者也力不足者取之于險留天下以仁仁也者險之所恃者也險不足者取之于仁君而仁矣無險可也險而且仁萬世猶可也失仁而得險亦或也不可久也得險而力且足焉而敵者猶斃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而周官之法所以必立民極之中也此古之有天下者雖不敢不本之以仁而亦切切焉據形勝之地以雄視天下蓋亦知

險之不可廢也且天下之險因乎勢得其勢者可以  
居重而馭輕天下之勢因乎時觀乎時者可以通今  
而酌古王者所居曰京師大衆之義也曰天邑天子  
之居也據之非其地則不足以協天下之威匹夫劍  
立而全城不守矣善守國者烏可不審勢以宅險本  
之不以仁則不足以建天下之極外患雖寧而內變  
將作矣善宅險者烏可不廣仁以和民孟子曰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定論也嗚呼伏羲畫卦



而臨民黃帝垂衣而神化斯時也未見有所謂險者  
若堯之平陽舜之蒲坂禹之安邑亦各自其所起取  
朝貢之易達者都之耳後世因其皆在冀州而有三  
面距河之險然後見其險焉耳在堯舜禹不之知也  
在堯舜禹之民亦不之知也何也天下安于仁而無  
所事于力也下堯舜而文武不能不用乎力矣然而  
仁之所將也是故文武之豐鎬所以據天下之形勝  
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成王之洛邑所以

會天地之中和宅中土以益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威  
足以行其慮而莫敢誰何恩足以弘其功而下皆用  
命歷年八百固其所也何則仁與力之並用雖無險  
可也况得其所謂要會者哉是知周之所以永命者  
仁也非徒在險也王孫滿以下世卜年之說謬當聖  
人之心是術數者奚足與議周王之仁哉下周而漢  
而唐而宋其仁益已微矣而力且弗之競也漢祖策  
都關中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

天下唐亦都關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既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鎮之兵漸強而朝廷之所以斃至于晚年末路司熾拊鍵內鉢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授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之議修洛陽所以為徙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行而勢益弗競於是再和再退再退再失而崖山之溺已噬臍無及矣

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力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徧也況七制之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三宗之德益衰也況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宋則險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嗚呼豈是形勝之罪又豈形勝之所能留哉恭惟太祖高皇帝下建康而定鼎此南都之所由始也太宗文皇帝靖難北巡之日命阮安而營北平此北都之所由始也以今觀之南都之形勝跨江南北以為甸服岷峨以西五嶺

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江繞鍾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華恒嶽之間川流亦以萬數皆會于河入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布帛穀粟之富魚鹽材用之饒甲于天下天下無事則坐享揚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天下有事則席卷全吳之甲而為張皇之舉誠周禮所謂陰陽之會風雨之交諸葛孔明所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六朝是也而偏安之陋固不足以擬一統之盛北都之形勝

奄有幽燕以為王畿外設八府以為捍衛太行在其  
西醫無閭在其東重岡疊翠鸞鳳峙而蛟龍走大海  
居其左九河經其前滌漾浩蕩浴日月而浸乾坤沉  
鷲激悍之材雲錦騰驥之馬為天下最向明以用文  
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厲  
乃戎兵則有以張震疊之威誠蘓秦所謂天府百二  
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以為王者也古之人有  
都之者金元是也而天命靡常不能為萬年鞏固之

業則天下之至險已屬之于天下之至聖而深仁厚澤又有以維持之也以天下之仁起天下之義而財賦出於東南矣以天下之義聚天下之力而戎馬盛於西北矣財賦出則所以募其力者有備戎馬盛則所以雄其險者有人力以仁奮險以力固地利人和萬世猶競宜無復容喙者矣然弊生於積習之餘事怠于異世之後今之東南視昔之東南何如也始之以水旱繼之以蝗蝻加以以胥吏之攘剝而陰瘠於

土豪之浚血則今日之東南非昔之東南矣今之西北視昔之西北何如也前者邊隅不靖參將芮寧之死一時同殲者八百近者旱魃為災延綏軍民之死形於奏牘者五萬人則今之西北非昔之西北矣善守成者可不張而相之扶而植之使天下被其仁而不知作其氣于事變之猝乘而顧因仍於漢唐宋末流之弊哉然觀今二都之勢北都為急請得復舉而備言之可乎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



亦去長安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  
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  
之騎約日可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  
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  
者切近于漠北又將恐其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  
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失焉則其害  
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此其外患之可畏也至於唐  
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國初海運十萬餘石以

給邊永樂引汶泗諸水以益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  
御漳然後漕舟自江達于淮自河達于京師今觀漕  
河以一衣帶之水掬土可塞萬一無賴荷鍤而決迎  
鑿瓜州之埧則江不達于淮矣塞魚臺汶泗之水則  
河不達于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唐之軍士  
脫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者可鑒也此其  
內變之足虞也是故知外患之可畏則必選將帥厲  
甲兵廣儲蓄塞要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勝則患

斯弭矣知內變之足虞則必慎隄防設重鎮恤軍士  
廣田畜先為不可犯而後人莫之敢犯則變斯消  
矣如此則善政流而仁不阻大化也武勇奮而力不  
困大權也四漠息而京師無憂大勢也勢張則固權  
重則肅化洽則順不怒之威篤恭之妙信能咸美文  
武而陋漢唐宋於不足言矣然猶未也矧今日京師  
之地去黃帝堯舜之都於七八千年之後則其所以  
成華胥之治致於變之風將不在隆古而在今日矣

南北兩都形勝

北京之龍發脉崑崙河在其南與北龍並從西南走東北山脊經雲中至冀州拔起西山正脉脱卸平地四十餘里由阜城門入而結都城西山左張稍北行而東環厯居庸關直至山海關為羅城以障蔽東方盧溝一水自西南來密雲一水自東北來皆數百里會流合于丁字沽此兩大水之分合處也京城據此兩水之中衛輝一水呼為御河自南奔趨朝入數百

里至直沽會盧溝密雲二水為內堂之水山東諸山橫過為前案黃河遠之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大江遠之江南諸山則為第三重案矣蓋黃河為分龍發祖之水與大江及山東淮南江南之山水皆來自萬里而各效用于前合天下一堂局此所謂大聚大成之上者也

南京山水起祖發源於岷其遠亦萬里東行至仙霞關嫡宗由此分龍出脉東北行至常鎮遂逆江而西

行二百餘里聳起鍾山作回龍顧祖穴大江逆遠其背淮揚廬鳳纏托于江北又北則繞以黃河黃河之北又纏托以山東之山若非大幹龍安能正盡逆二百里苟非逆入之深何以受此四重萬里山水之透托於背後乎是皆合天下為一堂局亦大聚大成之龍也

合論

蓋南京回龍逆結山水透背乃定格也北京順結山

水遶前亦定格也前後之遶雖異其理則一矣但北京之東北朶顏地方東則遼東東南連朝鮮左肩左臂弘厚障蔽大海與西南西北山水畧相停聚氣之厚在此南京左肩臂乃江陰通秦之地傷于薄氣不足也優劣亦在此乎

燕京論

燕京依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險阨

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自山後諸州棄以與人  
則居庸之外即宣府為藩鎮廣平以南水陸畢會于  
臨清而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其防禦之勢山西行都  
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蔽其備薊州  
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戢山西行都之境  
以為瞭遠之兵大寧都司五衛一所戢薊州守備之  
境以為夾持之法自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  
平為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為緩秦漢急西



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為左臂宣大為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為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天壽與塞外為隣宣府以遼東隔絕腦後之防益甚疎矣說者欲規復大寧此豈可易言哉養威蓄銳觀釁俟時可也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舅銀坊冶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是向背苟屯兵

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  
十里川塹溝瀆韋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  
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圻  
集水淤濘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約五十里葦草  
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澇更甚未易進  
矣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備緩急遣  
發無徒藉手于北可也

北直隸圖叙

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即金元舊都也辰山帶海有

金湯之固

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

真定以北至於永平

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

俱關

喜峰古北黃花

鎮

俱口子在順天東北境

險阨尤著故薊州

順天府屬

保定重兵屯

焉山後諸州

自宣東南至遼陽俱是

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

家棄以與敵

今日是

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

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

山東屬州

轉漕京

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今廢

惟薊州運道猶通

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

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

俱順天府屬

而東野曠人稀姦

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

居多奸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煩民困戶口流

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

寄養馬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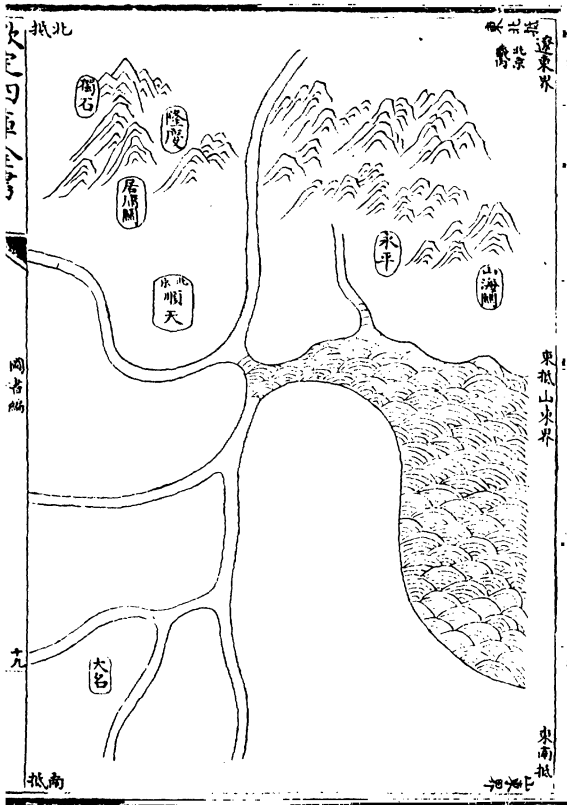
河間之水潦患

尤烈焉

沿革

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

濟形勝甲于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遼金元並嘗  
建都至我成祖文皇帝乃龍潛于此及纘承大統遂  
建為北京而遷都焉予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真足以  
當形勢之勝為萬世不拔之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  
都會之盛未有過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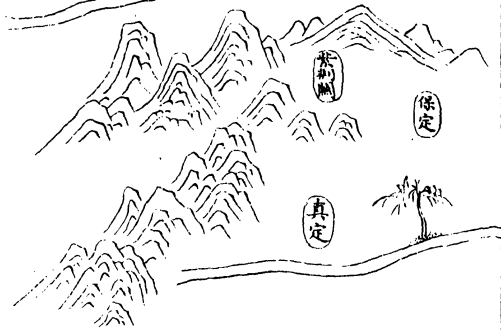


漢沙

薛平山  
山西界



西抵山西界



西南抵  
山界



界南河

北直隸府八屬州一十七縣一百一十五又州二屬  
縣一總為里三千二百有零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  
八十九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夏秋二  
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絹四萬五千  
一百三十五匹棉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觔鈔  
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

長蘆鹽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七

引鹽運司一

在滄州

領鹽課司二十四

青州十二  
滄州十二



親軍衛三十九

屬所十百五十二

守禦千戶所一

在京屬

所衛三十八

屬所二百三

守禦千戶所二

在外直隸衛三十九

屬所一百二十二

守禦千戶所九 大

寧都司領衛十

屬所五十四

守禦千戶所一

萬全都司領衛十五

屬所七十六

守禦千戶所七

京營見操并外衛馬步官軍共一十一萬七千三百

餘員名巡捕官軍五千六百餘員名

薊州保定宣府三鎮馬步官軍共十萬五千八百餘

員名

太僕寺所屬順天等府寄養馬三萬肆千八百餘匹  
然羸縮有時弗常厥數

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二省種馬共四十餘萬匹各  
處苑馬寺行大僕寺不與焉

欽差總督薊遼都御史一 巡撫順天真保定都御史

三 巡按御史三 提學御史一 巡鹽御史一

印馬御史一 巡倉刷卷京營御史各一

欽定四庫全書

遼東界

卷三十五

東南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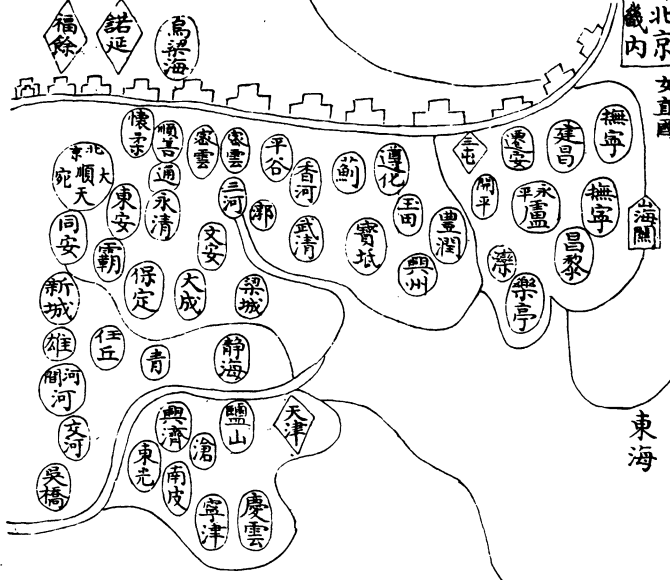
北京  
女直國  
藏內

東海

山東萊州界

抵南

抵北



福餘 銘廷 高梁海

懷柔 順善通 永清 保定 新城 任丘 清河 文河 吳橋

密雲 三河 文安 大城 靜海 青 興濟 滄 南皮 東光 慶雲 寧津

平谷 香河 武清 寶坻 豐潤 興州 樂亭

金屯 開平 永平 永盧 昌黎

遵化 玉田 豐潤 興州 樂亭

無寧 撫寧 海關

建昌 平盧 昌黎

遼寧 開平 永平 永盧 昌黎

保定 新城 任丘 清河 文河 吳橋

天津 鹽山 慶雲 寧津

東海

山東濟南界

山東萊州界

抵南

漠沙

北岳

改定四車全書

山西界



山西大同界

出遼州界

山東界

山東東昌界

河南彰德界

界南河

西抵山西界

三

西南抵

河南

圖書編

順天府其名漢廣陽宋燕山

民貧賊重丁少其屬州

五縣二十二通州

三十二里冲煩

昌平州

二十七里陵寢重地且近黃花鎮民

疲涿州

四十六里冲疲軍民雜

霸州

三十一里多賊盜好訟僻

薊州

二十里古漁

陽解冲煩疲

附郭之縣大興

四十九里錢糧難追

宛平

一百二里錢糧難追外

良鄉

二十五里民貧冲煩

固安

三十八里頗饒

東安

四十四里貧僻多盜香

河

十里貧僻簡淳永清

二十一里屯營雜難多盜屬通

三河

三十六里民貧冲煩武

清

二十里貧煩灤

寶坻

三十二里僻煩冲饒屬昌平順義

古

陽二十里

密雲

十九里鎮兵會聚煩冲

懷柔

十四里簡

屬涿房山

一十六里  
僻簡差多  
屬霸文安  
盜好訟僻  
大城  
僻有水患  
二十三里簡

保定

六里地瘠  
丁少裁僻

屬薊玉田

十六里冲  
煩民淳

遵化

二十三里  
邊塞要害

兵馬屯  
聚凋殘

豐潤

二十二里近邊  
海多盜頗刁悍

平谷

十三里僻簡  
近邊民少

其形

勝山雄水環其風俗多感慨多豪傑

保定府其名秦上谷鉅鹿其屬州三縣十七

且地邊  
土城冲

闕軍夷雜  
處難治

附郭清苑

二十四里多  
豪占地煩冲外

蒲城

二十里  
裁冲

安

肅

十六里多豪  
貴難治冲煩

定興

二十一里民  
疲冲煩難治

慶都

二十一里  
煩冲民饒

完

十八里  
有礦徒

容城

六里裁僻  
有水患

蠡

二十七  
里貧盜

新城

三十六里  
冲難治

雄

十四里水唐二十二里民博野二十一里祁州十四里

冲為患頽糧多侵欠僻簡刁安州十四里

僻地多斥鹵屬縣深澤十一里東鹿十七里安州十四里

水患民貧屬縣高陽十四里新安十七里易州三十里

瘠屬縣涑水二十五里其形勝重三關控幽薊其風俗

質樸勁勇略浮華事耕織

河間府其名漢河間宋瀛海近京冲煩地醜賦其屬

州二縣十六附郭為河間二十七里路外獻二十七里冲疲

健青十七里路阜城二十六里冲蕭寧十四里興濟十里

訟冲難治煩差多難治

路冲任丘二十三里民疲盜多静海十九里交河十五里丁寧

津二十五里地景州古渤海十八里属縣吳橋十五里裁解簡

易故城八里差重東光九里滄州二十八里水路属

縣南皮九里解慶雲十一里賦鹽山二十七里濱海地薄其形

勝會九河居五壘瀕滄海麓大行其俗務農桑尚淳

樸

真定府其名古中山漢恒山隋博陵地瘠民貧防邊事冲其属

州五縣二十七附郭真定十八里貧冲外井陘十三里欠



冲多藥城十三里獲鹿十一里無極十三里地元氏

十七里民平山二十一里靈壽十三里民阜平十一里

藁城十三里定州三十四里屬縣新樂十一里冲行唐

二十二里曲陽二十五里疲刁冀州十七里屬縣南宮

三十里棗強二十七里新河十二里武邑二十三里

州十九里屬縣安平十二里武強十四里地饒陽七

里僻趙州古邯鄲鉅鹿屬縣栢鄉十里臨城十三里

隆平十一里贊皇十二里高邑二十五里寧晉二十里

簡瘠

里僻

僻民

富饒俗

侈深州十七里 屬縣衡水七里 其形勝臨滹水倚恒

山左瀛海右太行其俗習文武尚禮義

順德府其名秦鉅鹿隋襄國京師要地人性強悍素號難治郡多山水頗為

勝地其屬縣九附郭邢臺三十二里 外沙河十九里 沖地多沙

石好鉅鹿十四里 南和十七里 唐山十五里 平鄉三十

里糧欠十九里 廣宗十二里 任十九里 其形勝

鎮太行縈漳水其俗稼穡質厚少文氣勇尚義

廣平府其名漢廣平隋武安土城夾于漳潞二水間地曠而僻事簡民淳

其屬縣九附郭永平

二十二里  
饒冲煩

外曲周

三十二里  
煩難城安

二十七里軍  
民雜處刁煩

肥鄉

四十八里  
饒簡淳

威

十里僻  
沙廣淳雞澤

十一里  
刁難治

清河

八里民  
刁悍

廣平

十九里  
民頑僻

邯鄲

三十里冲  
刁詐多盜

煩

其形勝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萬山盤錯泉流環匯其俗勤稼

穡多畜牧

大名府其名漢魏郡魏陽平宋天雄軍

地接黃河  
年修築役費

煩多俗  
淳糧完

屬州一縣十附郭元城

三十八里  
丁差略冲

外大名

九

里裁內黃

三十四里  
難治南樂

四十二里  
僻簡地薄

濬

五十里民稠  
畧冲難治

魏

四十八里清豐四十二里滑八十九里東明十九里盜  
僻饒簡淳里僻淳好訟難治多民刁

開州一百二十里煩多訟長垣七十八里僻饒俗奢其形勝南鴻溝東淮

潁西長城北河外其俗近梁魯崇禮

永平府其名古孤竹秦北平魏盧龍差多路冲屬州一

縣五附郭盧龍十一里與盧龍東遷安二十二里昌黎

二十六里民撫寧十七里灤州六十七里軍民屬樂

安土薄難治裁冲疲雜處健訟難治

亭二十七里近海地沃其形勝負山帶河四塞險固其俗習戎

馬先孝義

延慶州其名漢廣寧唐媯州遼縉

計十四里邊方要路屬縣永

陵

五里邊地僻殘

其形勝南挹居庸北拒龍門其俗近樸

保安州其名遼武定金德興

七里邊方要地

其形勝屬河東

控險阻其俗尚武

萬全都司其名上谷唐武州其屬衛十五宣府左宣

府右宣府前萬全左萬全右懷安保安右懷來隆慶

右開平龍門守禦千戶所二興和龍門堡伍長安嶺

鷓鴣赤城雲州馬營其形勝望京師控沙漠挹居庸

擁雲巾其俗鷙悍樂戰

上林苑監

六里在京城

京師為畿內之府八曰順天

廣陽燕山幽州上谷漁陽郡燕國范陽燕京大

都路民貧賦重而多差多煩劇難治

曰保定上谷清苑鉅鹿涿郡秦州保塞軍保州衝難治曰

河間

河間國瀛州瀛海軍唐叔封邑周鄉侯國京衝煩地醜賦重多盜輕生難治

曰真定

恒山郡真定國恒州鎮州成

曰順德鉅鹿襄國邢州保義安國二軍

信德衝悍難治曰廣平

武安平干國洺州廣平路夾于漳潞二水間地醜民僻

曰大名

都尉陽平魏州武陽冀州天雄軍東京興唐雖非衝要地接黃河修築役煩

曰永平孤竹北平

盧龍平州南京興州二曰隆慶廣寧為州儒州隆慶平軍差多路衝一十四縣一永寧五

里曰保安武定德興永興派鹿威塞奉聖七里都司一曰萬全

處置

北直隸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外患順天役賦並繁禁廠莊田星羅碁布事務掣肘而養兵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多水患真定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為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

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敦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  
矣

議墾田

今保瀛燕薊之墟巨浸洪洋在在皆是崔葦蘆荻蕭  
然彌望抑何惑乎民貧而賦莫給也宜設營田憲使  
如前代擇有心計忠實給工本募農人教土耆為水  
田重事權久任弗移如此豈惟贍民且可以限寇騎  
備漕便輕南運尚亦有利矣



議防禦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蔽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遼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議地利

按京畿之地西北多高山大川東瀕海沮洳之場也每歲霖雨輒泛溢為害愚徵今準古有轉移之策焉

畧具于左嘉靖中給事中秦敷言畿輔之地北抵滌  
州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  
土厚地方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為之長吏使之訪募  
江南作田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畜水或築  
圩以襄田仍乞倣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衆  
墾田萬畝者授某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  
課有法不吝超遷如此則三數年後必有萬倉之積  
矣王畿足則天下無不足之憂而歲漕之數可省矣

富國之道莫先于此詹事霍韜亦言臣嘗詢訪邊關  
地利自真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  
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為害若能慎選守令勸民農  
畝開導溝洫旱以灌溉潦以洩淫沿溝之堤徧植果  
木可以資用戎馬過之可以限隔不敢長驅此古昔  
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愚按二公非徒言無徵一  
本于前代已驗之成效觀大學衍義補所載宋陳恕  
何承矩營田河北及元托克托議立分司農司召募江

南人耕種京畿則地無遺利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可知矣今誠因二公之言推而行之實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左右斯民參贊化育之第一義尚何水旱之足憂乎

### 議設輔鎮

北京密切邊境近輔之城少雖曰大同北輔易州西輔永平東輔臨清南輔甚遠也東南通州二城矣東大寧已廢移於保定矣宜東直門外二十里上築一

城如通州為近京東北之輔西北因上陵築沙河城  
矣西南良鄉北界築一城如沙河為近京西南之輔  
實設險一助也范仲淹請修京城立四輔慮遠哉立  
文莊注意于此有志之臣也臨清出紫荆關甚近宜  
設重鎮控之可也

議戰守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蓋不止我朝而我朝近邊  
為甚且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輒至甘

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  
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為遠唐契丹界  
直浹旬耳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幘蓋廣  
矣而定都若此者何禦敵便也我朝定鼎燕京東北  
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爾西北去雲中尚可  
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爾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  
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旦規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敵  
之近制敵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昔漢文帝朝晁錯

有實塞分戍臨陣合刃諸說而文帝取焉唐德宗朝陸贄有險以固邦國兵以服兇獷諸說而德宗取焉宋仁宗朝范仲淹有守兵聚散多寡戰兵主客勞逸諸說而仁宗亦取焉今其言載在三史中班班可攷豈非經時石畫哉然漢卒患匈奴唐卒患吐蕃宋卒患契丹西夏何也所行與所談悖也今之論議毋亦類是乎夫分境畫疆秉持阨塞可謂確矣然外有棄野所傷實多是移其禍而以異壤當之也於此不得

以忘戰也驅兵策馬衝擊郊原可謂雄矣然內無良材所損非細是積其弱而以異日當之也於此不得以忘守也

### 議豫保障

夫全寧徙患叢於遼左漁陽矣今處遼左漁陽得不以全寧為鑒乎開平興和遷患叢於上谷矣今處上谷得不以開平興和為鑒乎東勝移患叢於雲中矣今處雲中得不以東勝為鑒乎愚故知疆場之臣無



一時自寧于心也

撫循三衛

督臣議設垣牆墩堡議大城京後將重險而豫防一  
勞而永逸也因以復大寧之戍奠開平之都警諸敵  
之心息四郊之燧其見卓矣然而塹山堙谷嫌于絕  
地畫境分圻能無棄野異日者叩垣登陴恐貽與共  
之戚矣矧物力方虛閭左復發豈節民之道耶又儒  
臣議于幽冀之域土著之民一切賦役咸與蠲貸惟

飼馬而供稅列屯而置隊也因以固疆圉之守施寬  
假之恩張制禦之威成拱翼之勢其見遠矣然而藉  
民為兵近於保甲月操歲閱能不妨時異日者揭竿  
挺鋤恐貽腹心之患矣矧公計方殷輸將悉罷豈裕  
國之謨耶是故兩議者皆非要也夫宣大急矣猶為  
外戶若薊鎮則堂奧也東起山海西抵居庸延袤幾  
二千里而近膺筦鑰之司者懷震驚之慮胡可不審  
其要哉遠徵延固近檄宣遠在我仰給于客兵在彼

實疲於遠戍戎心游啟滋蔓難圖于役靡遑爪牙莫  
代甲冑苦於蟻虱杼軸竭於轉輸非久遠之畫經畧  
之臣謂宜先拊之參衛伺彼虛實絕彼鄉道以敵攻  
敵至善策也夫拊循者惠而懾服之者威也威振矣  
而惠施焉而後弗敢玩也所以振其威者惟練兵之  
為要乎

揀兵墾田

夫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朝廷政令出

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體戴夫首則外有統而其勢  
尊心運夫體則內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達順則重  
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自古帝王垂  
拱而天下宴如者凡以能制輕重之勢而加意於本  
原之地也國家肇基自南而定鼎於北上應北辰以  
象天極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圖以觀其勢土門遼  
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  
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腋也交廣滇

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之欲實左右手腋欲  
彊足無趺盤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心而心與元  
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營衛灌注焉然  
後形氣充暢而外邪不奸也二祖開基列聖纘緒逾  
二百年于茲朝廷清明百官守職萬姓安堵四夷嚮  
風可謂極治矣乃愚所私憂過計不在形體而在精  
神也夫歲簡久邊之銳卒以戍薊門徒罷於奔命而  
亡蓋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

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諉河渠於不可  
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  
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湘漢  
多曠土淮江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水潦平  
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旦夕也齊魯南支  
河渠秦晉北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反寇  
彌山海民無所號項雖蕩定如窶人病起休養無所  
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倒懸也如此以為安益俞

扁不顧聖明在御賢公卿在列豈以內寧而忘外憂  
夫薊門教練取浙卒為漁陽突騎故甲於天下豈曰  
無兵而南取浙居則南兵倍其食急則北兵當其鋒  
南驕北怨敗道也項寇一小入輒破軍殺將其效可  
睹已愚以為不罷浙卒則土兵不成土兵不成則久  
邊之戍未得息肩也河故湍悍隄東其流洲縮其口  
豪俠貴勢宅菰葦田沮洳以當水道者有司不敢問  
以故數治數淤數淤數決往往坐此迄無成功頃疎

草灣報決矣愚以為不併力下流則漕渠不通漕渠  
不通則徐淮間未得安枕也新政一務節約帑庾不  
盈水旱盜賊不加於往時而皇皇不聊生者舊逋雜  
征而催科急也天子幸哀憐小民不待建白一旦而  
下緩征之詔民鼓舞若更生矣諺曰東南熟天下足  
東南之粟轉穀贍天下而交廣江淮創夷昏墊之民  
終歲不復喁喁待澤其它山徼海壖君門萬里民懸  
命於有司此尤當念愚以為不覈實有司則德意不



宣德意不宣則窮陬遐壤之未得被澤也然此皆末  
論非本原至計夫順天八郡於周為燕趙諸國於唐  
為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當是時各阡陌其地什  
伍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民猶昔也而班操止徐  
豫之軍漕輓籍江淮之粟旁引百郡以為助而猶不  
足乃欲開京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  
法聽富民田其中合眾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  
之議也然洪武中蓋有開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

其後荆棘未盡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  
田成業定而中貴外戚輒請為己業而豪奪之矣如  
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為今即不能如令第募民田  
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豈惟京東將隙地無不可  
耕者且使粟價無踊游民有歸萬世之利也又欲倣  
漢唐置三輔宋四輔郡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清北  
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此先  
臣丘濬之議顧安所得兵若募市人徒益餽餉緩急

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蓋有名寓于農而實編于官者矣既編於官後必勾補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蓋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內不以為私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共之愚以為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貴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以其間分曹角射課藝習兵民業既成皆安土樂生而戴其上雖不設四輔隱然保障之固亦萬世之利也至若三營精銳國之威也

半雜老弱而敝裝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  
藪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今歲  
時簡練團營精采固已改觀而市井游惰尚多竊匿  
蒐而逐之則傷覆載之仁保而容之則滋奸宄之黨  
愚以為此二事者乃金吾巡徼戎臣開府一有司之  
事耳而國家之精神不與焉夫齊秦霸臣尚能保伍  
其民令無匿奸李光弼為將而旌旗壁壘皆變是故  
精神誠通凡此類者皆不問而舉今朝廷下尺檄而

中外諸吏恐懼奔走此乃形體相攝屬而非精神相  
流貫故法嚴令具而輦轂之下且有令之不行禁之  
不止者又何以責四方宜明目達聰開誠廣益時召  
公卿坐論治理間引郡縣親對便宜燭閭闔於衿帶  
運要荒於几席使上之情常通于下如星辰垂象而  
易知下之情常通于上如聲響乘虛而易達然後天  
下之勢聯合為一身無復有壅闕者雖尺寸之膚癬  
疥之疾心所拊循手不待命而至首所嚮往足不煩

諭而行此所謂不在形體而在精神者也

議扼險阻

按秦都長安張良謂關中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然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

之退者有界限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  
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  
中帶河此之所襟帶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  
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  
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口西南抵紫荊關近  
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者也  
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扼中國之吭也而  
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敵則又將恐其反扼我

之吭而拊我之背所以防備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  
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有所失則其害  
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議設險

易重坎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必以水守國者  
尚之燕都古冀州并州之域職方氏稱冀北曰并州  
其川噶池漚夷其浸涑易禹貢叙冀州恒衛既從大  
陸既作故涑易恒衛燕之寶也昔召公始封于此迨



其衰也秦欲併之猶恐督亢之地水綢繆而難入及  
荆卿獻圖而大喜曹盾儒云燕南之地以水為固瀛  
莫間諸淀鈎連堦道如綫耳陳貫所謂天造地設者  
也今畿內千里之水皆會于直沽不可以因境內諸  
川滙成地險哉且武清有三角淀即古之雍奴長濶  
百餘里寶坻有七里海亦渺然巨浸也昔在直沽之  
內今不引之相通而更障之置巨壑于無用之地不  
惟河流不安亦且天險弗設良可憾已豈惟諸河即

運河常患水淺及山水一發奔衝特甚常損漕船倘使諸淀相通水少則開淀以濟運水溢則由淀以分其怒策之至便者也是有溝有洫可以限戎馬可以消水患即可以治井田興水利得非古人之良法萬世不易之定論哉

議轉漕

會川閘連慶豐惠和諸閘起都城而抵通州元世祖時都水監郭守敬上言瀛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

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玉泉至西門  
入都城匯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河經十里河  
至煙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置一閘以時啟閉漕  
舟自通州直抵都城民無陸輓之勞國有貯積之富  
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公私便之  
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軸輻蔽水而悅賜名通  
惠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今遂廢蓋運船一隻載米  
三百石自通州上車費腳價三十七兩有奇船直抵

京則車家頓失此利不免流言惑衆任耳者信之又人多勢要涉利生怨相與排擊阻難傳聞宮闈震驚龍御之心用遂奸欺之志其端有自来者然聞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許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源微淺而其去直遂仗數閘以節之行遇天時久旱則舟溢難行莫若因故閘之遺址而為五壩每壩置剝船百隻米置布袋中轉剝而前可省腳價十分之九仍聽車戶易車造船在河生理則官不勞而事可集利不專

而讒誘息矣

京東水利

方今籌民生國計者大都言西北水利云夫燕秦趙魏古稱沃饒國也非王侯所自立授井田以貢助者哉何至近世竟棄之為隄葦沮洳而不圖一開墾也古無自藝之田亦無天雨之粟委地利而不治長民者溺其職矣胡不引載籍徵之鄭國開涇水為渠秦之所以益富厚輕諸侯也史起導漳水於鄴魏之所

以實河內雄三晉也他如文翁湔澗口於蜀郡邵信  
臣造盧陂於南陽皆國賴其饒民歌其惠非已事之  
良規往括之芳躅乎我國家宅鼎燕京歲用率仰給  
於漕運舳舻千里銜尾而雲集率取足于東南顧災  
沴頻仍催科務急東南之民力寢竭矣於是體公識  
遠之臣譚漕運則虞阻譚江南則虞詘譚無事則虞  
駿膏譚有事則虞扼吭始有發憤上書言西北水者  
思深哉非為國忠謀宜不及此請置西北而論京東

虞文靖嘗有言曰京東瀕海數千里宜聽民願得官者合其衆捍水為田能以萬夫耕者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而後征五年而後命以官十年不廢得世襲丘文莊亦曰譬之富家東南別業也海濱負郭也若能遵用集策可以安享其利而遠近有資兩公之論固今日之嚆矢也第言發盈庭迹同謀道為水利左袒者什五而右袒者亦什五其左袒稱便者則謂蓄洩有備也納支流殺河勢也招南人耕北

田民均田亦均也漕運漸減賴以寬東南也可以使  
溝澮代金湯限敵騎也可以使游惰者有歸業無盜  
賊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也脩水利因舉屯政也人  
聚則兵足可省募戍停勾補也在各省者可給授以  
代宗祿也是為十利夫河流猛悍人力無所施周定  
王時井田如故也不嘗大決乎邊馬出入溪澗上下  
山陂周宣王時溝澮未廢也不嘗侵鎬及方乎民性  
獷悍聚則必爭南北雜處能保其無齟齬而民田兩



均乎屯田之使項背相望竟未得其要領水利興果  
能使屯政舉乎謫戍之條下大辟一等今方募之為  
農而遽簡之為兵人心肯樂從乎姑舉一省如河南  
八郡荒田幾何荒田而可墾者幾何宗室萬餘果能  
盡給乎乃所謂蓄洩有備游惰有歸省轉輸而寬東  
南者其說不可廢也右袒言不便者則謂北方雨澤  
恒在夏秋暘暎乾雨則汎溢時難齊也富民安土重  
遷勢難彊也窶人下戶官給工本費難辦也欲募富

民必資官品竊恐章服被於庸奴世爵加于賈豎雖  
曰虛銜亦闕名器其源不可開也千則役萬則僕物  
之理也茲復假名器為之長小必武斷于一鄉大則  
恣睢路扈而抵法禁其流不可忽也招募既廣則奸  
人亡命恃為逋逃萃為淵藪其萌不可植也無論難  
墾即墾矣而令北民有之則南人必不願將令南人  
為世業乎安在其為利畿內也無論北民即勲費外  
戚將請乞而豪奪之亦安在其為利南人也借曰水

田豈必常稔脫或汙萊方闢凶歉薦臻能使招耒者  
枵腹以待歲乎始欲驅游惰而歸農今將聚流移而  
為盜未可知也南方嫻于文學往往入貲以圖進取  
若應募占籍許試有司則冒百畝而業諸生其費更  
省是上本借士以勸農下實假農以售士未可知也  
是為十害夫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富商大賈有不棄  
家遠遊者乎誠居積饒羨何重遷之足虞王者有分  
土無分民侯彊侯以古無傭耕力食者乎誠處置得

宜何北民之不利濟大事者畧小費即稍給工本庸  
足恠乎杜禁請乞即勲貴外戚庸可奪乎富民第加  
散官不予世爵則名器可無濫矣招募嚴詰所從來  
則奸宄靡所容矣乃所謂天時不齊武斷占籍豐歉  
靡常者其說不可不察也大抵言便者其計詳因其  
計而善用之則可以奏功言不便者其慮遠因其慮  
而預防之則亦可免于貽患語云事無百利亦無百  
害天下寧有無害之利哉責在當事者權輕重斬於

害不勝利耳

京都形勢說

本朝之燕都也蓋與古不同稍難于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按燕雲則又無限敵之防故卒不能為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患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為最急

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  
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  
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  
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  
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  
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烏梁海之誠款  
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畧不顧惜  
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

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和坦諾延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和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乘開創之盛東斥大寧西闢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為意偷安既久釁孽乃生敵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雁之塞敵犯洪蔚

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  
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朝  
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  
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乎  
白刃在前不顧流矢彼既指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  
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  
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為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  
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



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  
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懍矣大城  
京後以真金湯宣大以戰而為守京後以守而為戰  
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入輿之戰京後有警則乘  
塞餘時分為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即體  
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圖書編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方燁

謄錄監生臣顧鴻才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三十六

明章潢撰

南直隸圖叙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

實基於此然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

周時已有王氣  
秦始皇謂東南

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即此地也

江北則徐潁二州

鳳陽府所

屬地跨中原瓜連數省竝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

漕運衙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

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全楚江西湖北為江表

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宗明常熟俱蘇州府屬之民

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四行標劫者不可

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游惰

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冗費故

皆易以告饑蘇蘇州松江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

俱徐州屬之閒濁河汎濫幾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凋

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  
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澗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  
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

田歲易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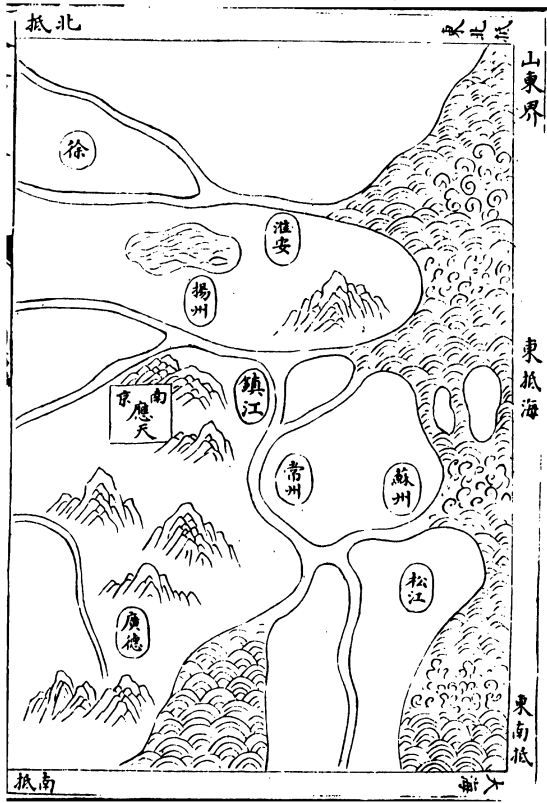
謂山田多荒四  
圍田多坍江

民勞甚矣

### 沿革

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  
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都即此地也吳  
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於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

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太祖高皇帝隆盛  
奄有四海乃定鼎於此為京始足以當形勢之勝永  
樂中於北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即為京師遂  
以此為南京實根本重地云



北抵

東抵海

山東界

東抵海

南抵

南抵

新大

山東界

河南界

河南界

西抵湖廣界

西南城



只四水

江浙界



南直隸府十四屬州一十三縣八十七又州四屬縣  
八總為里一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戶一百九十六萬  
二千八百一十八口九百九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  
九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十四石  
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  
二疋麻布二千七十七疋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  
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

兩淮海運司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鹽運一

在揚州

領鹽課司三十

淮安九秦州十通州十一

親軍衛一十六

屬州一百一十二

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

衛三十二

屬所一百九十六

守禦千戶所一在外直隸衛二

十八

屬所一百四十五

守禦千戶所十五

中都留守司領衛八

屬所四十

守禦千戶所一

京營馬步官軍舍餘共十二萬有奇在外衛所

除中都留守司南京北直隸山東河南各二班京操

外馬步官軍舍餘共四萬四千八百

南京太僕寺所屬應天等府種馬凡數萬疋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都御史四

漕運駐淮  
軍務駐杭

浙直  
巡撫

鳳陽一  
應天一都御史操江一

巡按御史三

泗州一  
平一

蘇州  
太

一提學御史一 巡鹽御史一 印馬御史一 巡

倉御史一



抵北

抵北

山東界

膠州界

東海

賴榆  
海  
安東

鹽城  
興化  
高郵  
州柳江  
泰  
泰興  
如皋  
通  
海門

崇明  
靖江  
江陰  
常熟  
崑山  
太倉  
嘉定  
青村  
上海  
南潤  
鎮江  
丹  
丹陽  
州武  
宜興  
無錫  
蘇州  
長  
吳江  
松  
江華

嘉興界

金山

抵南

東南抵

新大

山東界

北抵

河南界

大名界

兗州界

河南界

西抵湖廣界

汝寧界

黃州界

九江界

西南抵

浙江界



應天府其名楚金陵秦秣陵吳建業晉建康元集慶

熟威豪右舉動掣肘  
煩劇為最素號難治

其屬縣八附郭上元

二百二里  
沖煩一年

一江寧

七十四里兩縣  
俱差多民困

外句容

二百五十一  
里沖煩好訟

溧陽

二百

二十六里  
好訟頗煩

溧水

二百五十五  
里訟煩民饒

江浦

二十里  
沖煩

六合

十七里  
軍

民雜  
治難

高淳

十二里  
簡刁

其形勝龍盤虎踞四方根本赤山

為成臯長淮為伊洛鍾山為曲阜大江為黃河三吳

為東門荆蜀為西戶七閩二廣為南府其俗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風流人物冠映古今

鳳陽府其名古濠梁鍾離

峻寢重地差少  
糧少冲煩難治

其屬州五

縣十三附郭縣鳳陽

三十九里冲  
煩軍民雜

外臨淮

四十里  
煩疲

定

遠

三十三里  
煩

虹

十九里  
煩民疲

懷定

四十八里  
差重煩冲

五河

二十五里  
水陸

冲壽州

四十八里水  
陸冲煩好訟

霍丘

二十七里  
煩饒僻

蒙城

三十八里  
裁煩朴

泗州

五十里水陸冲  
煩多盜民淳

盱眙

三十七里多  
盜水陸冲煩

天長

十里簡  
多訟煩

饒宿州

七十里冲地  
荒民頑訟多

靈璧

四十一里  
里煩冲

潁州

五十五里水  
陸冲煩頗饒

潁上

十三里  
冲煩

太和

三十里僻  
饒多訟

亳州

四十一里  
僻煩多盜

其形勝

連三吳引荆汝通江淮接中原其俗尚武勤農



蘇州府其名古吳會姑蘇東漢吳郡宋平江

地肥瘠俗淳澆

相半民富秀而輕侈冲煩

其屬州一縣七附郭吳縣

五百二里冲煩差重訟刁

崑山

四百五十一里冲煩差重

常熟

六百四十一里冲煩民刁差重多盜

吳江

五十

七里冲煩糧重民疲

嘉定

六百六十八里僻煩糧多

太倉州

二百三十里近海冲煩民刁有

盜屬崇明

二百二十里多盜民頑惡煩

其形勝具區之藪五湖之

浸海陸之饒水國之勝麗湖海吞大荒其俗士風清

嘉習尚奢靡

松江府其名晉雲間

糧多差重煩刺早則東鄉收潦則西鄉困好松上海尤甚屬

縣二附郭華亭

八百四里糧多差重民刁

外上海

六百三十一里糧多訟煩

其

形勝負海枕江平疇沃野其俗淳秀之風興仁之尚

魚鹽之利

常州府其名古延陵漢毘陵晉晉陵

百姓富冲煩俗悍糧欠訟多

屬縣五附郭縣武進

四百二十四里冲煩刁

外無錫

四百二里冲煩刁糧

多差江陰

四百二十九里僻煩刁多盜

宜興

三百十里僻頑靖江

五十五里事簡

多盜其形勝三江雄潤五湖腴表山長水遠氣秀地靈

其俗克遜尚義秀而多文

鎮江府其名吳京口宋南徐唐丹陽

沿江浩煩  
沖劇有盜

屬縣

三附郭丹徒

二百七十里  
沖疲多盜

外丹陽

二百七十里  
沖煩

金壇

二百

三十六里  
僻煩饒

其形勝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接漢沔北

拒淮泗內連天塹外蔽京畿其俗小人尚戰君子習

禮

揚州府其名古淮海維揚漢江都廣陵北齊江陽

陸水

沖煩防  
倭費處

屬州三縣七附郭江都

一百十八里  
沖煩兵費

外儀真

十四里煩  
疲多盜

秦興

一百一十二里  
刁僻防倭

高郵州

八十里  
沖刁煩

屬興化

七十二里  
解刁煩 寶應 三十里冲 泰州 一百七十八里 屬如

泉 四十二里 通州 一百十五里 海門 三十九里邑小 其

形勝東南佳麗江淮都會其俗輕揚繁侈儒雅朴野

淮安府其名古淮陰晉山陽 四通八達兩京 其屬州

二縣九附郭山陽 一百二十一里 外鹽城 八十五里 清

河 四十六里冲 安東 五十五里 桃源 四十八里 貧 沫

陽 八十一里 簡 海州 一百十六里 貧 屬贛榆 五十六

難 邳州 四十七里 屬宿遷 五十九里 睢寧 二十六里 其

形勝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俗强悍習戰淳實尚義

廬州府其名漢廬江合肥金斗

西南山多路險民俗淳頑相半易治

屬

州二縣六附郭合肥

六十里頗冲近淳

外舒城

四十五里俗薄刁

廬

江里十四無為州

四十九里簡富橫刁臨江有盜

屬巢

三十里僻饒濱江刁盜

六

安州

七十里僻刁有盜

屬英山

二十七里山險民刁

霍山

十二里山險淳煩

其

形勝淮右襟喉江北唇齒其俗尚力習鬪多業農賈

安慶府其名古皖城舒國晉熙隋同安

冲煩民煩淳

其屬

縣六附郭懷寧

四十六里冲煩而洗

外桐城

五十九里冲煩淳饒

潛山

十五

八里冲八里冲太湖六十五里山宿松四十六里街望江十二

二里民貧二里民貧其形勝淮服屏蔽江界要衝其俗尚淳好

儉賤商務農

太平府其名古姑熟晉當塗府當水屬縣三附郭當

塗一百六十九里民淳朴外蕪湖三十八里商繁昌十二里其

形勝左天門右牛渚東鐵甕北石頭采石之險甲於

東南其俗士質民儉人安物阜

寧國府其名漢丹陽晉宣城事煩屬縣六附郭宣城

二百十七里  
寧國六十里稍  
涇六十四里街  
太平十九里

淳南陵八十八里  
旌德四十一里  
其形勝作藩

南夏據吳上游其俗和柔囂豪詭浮

池州府其名古池陽隋秋浦沿江土  
其屬縣六附郭

貴池二十七里  
外青陽十六里  
銅陵十六里  
石埭

十三里  
建德九里  
東流七里  
其形勝山川清曠其

俗民淳氣和

徽州府其名吳新都晉新安僻山煩悍  
其屬縣六附

郭歙

三百十五里好  
松刁民饒頗煩

休寧

二百五里刁  
松煩民饒

婺源

一百六  
十四里

松煩悍近  
多礦賊

祁門

四十六里  
頗煩淳饒

黟

二十四里  
簡悍頗饒

績溪

二十五  
里簡稍

疲其形勢山水幽竒其俗務竒喜鬪

廣德州其名桐汭

二百五十三里  
煩衝民頑糧欠

其屬縣一建平

一百

四里其形勝三峰拱前溪流枕後其俗力田尚鬼

和州其名晉歷陽宋南豫

四十一里軍  
民雜煩刁衝

其屬縣一含山

十八里  
頗淳

其形勝江淮水陸之衝姑熟金陵之蔽其俗

躁勁果決



滁洲其名滁陽東晉南譙唐永陽

三十里刁街  
頗煩多訟盜

其屬

縣二全椒

十里刁煩

來安

七里淳簡

其形勝山高水清形勢深

秀其俗簡訟尚儉

徐州其名彭城

南北咽喉軍民混雜好訟風氣強  
勁街煩近罹水災多逃移通糧

其

屬縣四蕭

四十六里煩

碭山

二十五里刁煩

豐

一十九里刁煩

沛

二十七里刁煩

其形勝汴泗交流岡嶺四合其俗朴直舒徐

南京畿內之府十有四曰應天

金陵林陵建業建康集慶煩剌難治

曰

鳳陽

濠梁鍾離  
街煩難治

曰蘇州

吳會姑蘇吳都平民富  
地瘠俗淳澆相半

曰

松江

雲間

曰常州

延陵毗陵晉陵

曰鎮江

京口南徐

曰揚州

淮海維揚江都廣陵

曰淮安

淮陰山陽楚州

通八達兩京

曰廬州

廬江合肥金斗昭順保信軍

安慶

皖城古舒晉熙同

曰太平

姑熟當塗新和

曰寧國

丹陽宣城

街曰池州

池陽秋浦康化軍易治

曰徽州

新都新安

州有四曰

廣德

桐汭石封大梁

曰和

民雜煩

曰滁

滁陽南

刁衛煩

曰徐

彭城武寧軍南北

處置

南都根本重地應天役重賦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  
稱繁劇蘇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  
增軍餉則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  
業差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訟棄本逐  
末項者有曠寇守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  
江以北廬為善地揚衝而俗侈淮安南北轉漕衝繁  
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悉困賦而困役徐  
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弊一望蕭條不當以

江北簡易例也

江南北賦役交困

江北徐沛邳淮濠揚滁泗苦當衝衢殊困于役江南蘇松賦額故重重以多事且有倭警則南北並多故矣一切科歛率從丁田而又不時獲財與力蓋兩訕焉勞來拊循全賴收宰而或賢或否否又居多矯易化裁之機要有在矣

金陵防守要害

都金陵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  
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  
州乃金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  
而鳳陽而壽州乃金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  
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  
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  
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  
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

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均  
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  
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  
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  
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  
帑藏云耳

守淮以固金陵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

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 金陵山川

岷嶓之山大勢皆自西南而趨東北朱文公謂岷山之脉東為衡山者盡於洞庭之西其一支南出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而北盡乎建康山之所趨水亦至焉故建康者東南之奧區而山水之都會

前志叙之曰鍾山來自建業之東北而向乎西南大江來自建業之西南而朝於東北由鍾山而左自攝山臨沂雉亭衡陽諸山以達于東又東為白山大城雲穴武岡諸山以達于東南又南為土山張山青龍石砲天印彭城雁門行堂諸山以達于南又南為聚寶山戚家山梓桐山紫岩夏侯天闕諸山以達于西南又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于大江此諸葛亮所謂龍盤之勢也由鍾山而右迤之為覆舟山為雞籠山



皆在宮城之後又北為直瀆山大壯觀山四望山以  
達于西北又西北為幙府盧龍馬鞍諸山以達于西  
是為石頭城亦止于江此亮所謂虎踞之形也其左  
右羣山若散而實聚若斷而實續世傳秦所鑿斷之  
處雖山不聯而骨脈在地隱然相續猶可見也石頭  
在其西三山在其西南兩山可望而挹大江之水橫  
其前秦淮自東而來出兩山之端而注于江此蓋建  
業之門戶也覆山之南聚寶山之北中為寬平宏衍

之區包藏王氣以容衆大以宅壯麗此建業之堂奧也自臨沂山以至三山圍繞於其左自直瀆山以至石頭沂江而上屏蔽於其右此建業之城郭也玄武湖注其北秦淮水遶其南青溪縈其東大江環其西此又建業天然之池也此論環城數十里之山川耳其居秦淮之源有東廬山華山臨丹陽湖之上者為絳宕山最奇特然為一州之鎮者又有茅山焉而岷山中江逕蕪湖溧陽以入于荆溪太湖則又禹貢所

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其他一丘一壑擅名紀勝  
咸有可徵

金陵諸山圖考

唐志稱東南名山衡廬茅蔣金陵有二焉蔣山故名  
鍾山實都邑之鎮武侯所謂鍾山龍盤是也宋周應  
合山川序云鍾山之左自攝山臨沂雉亭衡陽以達  
於東又東為白山大城雲穴武岡以達于東南又東  
南為土山張山青龍石砲天印彭城雁門行堂以達

于南又南為聚寶戚家梓桐紫巖夏侯天闕以達于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於大江所謂龍蟠之勢也鍾山之右近之為覆舟雞籠在宮城之後又北為直瀆大壯觀四望以達于西北又西北為幙府盧龍馬鞍以達于西是為石頭城亦止于江所謂虎踞之形也然考其山之遠近地之連脉亦少有不合者蓋東南之山關城重抱山勢連屬不可一一次序言之且古之江水自三山東入沿陰山石子岡北流以注于石

頭又自石頭沿馬鞍四望盧龍幕府東折至於觀音  
又由臨沂攝山直抵京口二百餘里山勢不絕浮江  
而觀之三山據于西南石頭據于西北秦淮中出乃  
天限之門戶也今江水西流沙洲曠邈馬鞍鳳臺為  
民居日削而陰山則陶冶為澤漸不可尋矣此則圖  
其形勢之大者焉

金陵北水圖考

金陵在大江東南自慈姥山至下蜀渡古稱天塹巨

浸此江之境者也秦鑿淮吳鑿清溪運瀆楊吳鑿城濠宋鑿護龍河元鑿新河國朝開御河城濠今諸水交錯互流支派靡辨據經考之自方山之岡壘兩涯北流西入通濟水門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又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者秦淮之故道也自大平城下由潮溝南流入大內又西出竹橋入濠而絕又自舊內旁周繞出淮清橋與秦淮合者青溪所存之一曲也自斗門橋西北經乾道大平諸橋東

連內橋西連武衛橋者運瀆之故道也自北門橋東南至於大中橋截于通濟城內旁內秦淮又自通濟城外與秦淮分流繞南經長干橋至於三山水門外與秦淮復合者楊吳之城濠也自昇平橋達于上元縣從至虹橋接大市橋者護龍河之遺蹟也自三山門外達于草鞋夾經江東橋出大城港與陰山運道合者皆新開河也東出青龍橋西出白虎橋至柏川橋入濠者今大內之御河也若城外落馬澗諸水不

能悉載焉

金陵歷代互見圖考

歷代城邑變置若不可悉辨然鍾山自東北而遷於西南大江自西南而環抱於東北覆舟阻其後聚寶當其前青龍石砲掖其左石頭三山踞其右秦淮橫其中考諸漢以後郡城皆在淮水之南六朝宮城皆在淮水之北而近于覆舟楚秦隋唐之城皆在淮水西北而據於石頭楊吳以後之城皆跨淮水之南北



而近於聚寶國朝因山距淮盡乎四極以是據方辨  
位庶幾可得矣按六朝宮城正門曰大司馬門南對  
都城之宣陽門二里宣陽門南對朱雀門五里臺省  
相望為御街朱雀門臨淮水上朱雀航北今考鎮淮  
橋東南桐樹灣處當是航所中正街府軍營內小橋  
當是宣陽門處直出北口西華門西大街當是大司  
馬門處國學成賢街南口當是宮後平昌門處珍珠  
河正在宮內也成賢街外號以東直抵西十八衛之

後當為都之北城宋上元縣西細柳營直北當為東  
城武學以北當為西城其規模大畧可見南唐之宮  
前臨內橋東盡昇平橋西盡大市橋北盡小虹橋為  
子城之限宋行宮即此內橋南直抵鎮淮橋此則南  
唐之御街也志云鎮淮橋即朱雀橋者蓋蕭梁時移  
航於此遂名舊航之處唐所謂長樂渡也南渡長樂  
一里抵東城角內外皆丹陽郡城之基又東南近倪  
塘乃晉王含五城又南當是古揚州治清涼寺地以

至石頭山脊為楚金陵邑城又北為唐韓滉五城少  
東南則隋蔣州城又東則治城今朝天宮處又西抵  
下街有西州橋即西州城池塘上元縣城亦是其處  
皆石頭之麓相去不遠南循三山水關內浮橋北為  
賞心亭少西為折柳亭出水關中街水環繞處當為  
白鷺洲洲上今普惠寺當是李白酒樓繞南城角高  
處即昇元閣舊基少北高阜皆鳳凰臺山少西即建  
初寺西即杏花村聚寶門外為長干向西為越城少

南為秣陵城東南為國門轉東至通濟跨城處當為  
府城大中橋東畔為白下亭長安街西口當宋永安  
宮北抵竹橋之側當為金華宮六朝城後今國學處  
為玄圃小教場西門內為上林苑將臺處當為樂遊  
苑蔣廟之西南當為商飈館西北為親蠶宮此皆可  
因據而互見者也

金陵闕要

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形勝之地若定

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為闕要或謂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之勝豈必依淮為固耶

### 三吳水利

東南財賦所出之地惟三吳為巨而三吳之田則水為最急也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震澤之水由

三江入海故底定而不為害也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蓋泥於彭蠡既渚之丈而牽合之也然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既殊而三江之名亦不得而強同矣虞氏林曰江自彭蠡分而為三又曰江自太湖入于海其猶孔氏之說歟桑欽水經所著與班固地理志相表裏也而乃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者則又謬甚矣郭景純以岷澗松為三江韋昭以松澗浦

陽為三江豈亦疑於安國之言而為之臆說者耶  
鄴道元注水經則引之以為據何哉程大昌所進禹貢  
山川道里圖邊實所脩崑山續志類訛承而舛踵之  
耳惟張守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  
自東南入白蜺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  
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顧雍吳地記唐仲  
初吳都賦註朱長文吳郡續圖經其所言雖有詳畧  
蓋皆本諸守節者也以今攷之太湖自吳江長橋東

北合龐山湖者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  
澱山東而入海者東江也自龐山過大姚東北經崑  
山石浦安亭由清浦入海者婁江也但澱湖之東流既  
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久矣此單鏐所謂開白蜆安  
亭通龍鎮以入海者也震澤之稱見於禹貢而周官  
爾雅則謂之具區在史記曰五湖在左氏傳曰笠澤  
在揚州記曰太湖其實一也故安國云餘州浸藪皆  
異而揚州同者蓋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



謂之藪者是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  
其周行五百餘里故曰五湖虞翻曰太湖東而松江  
南而雪溪西而荆溪北而滬湖連乎韭溪故謂之五  
也韋昭以胥蠡洮滬并太湖而五者異矣郭璞則以  
具區洮滬彭蠡洞庭青草而五焉豈亦誤於禹貢之  
言故取足於楚之所謂洞庭青草者耶今震澤猶稱  
洞庭者其或昉於璞乎陸魯望曰大湖上稟咸池五  
車之氣故一水而五名斯穿鑿者矣烏足據哉夫太

湖受三吳數郡之水浩渺不可涯涘其底定也則有  
灌溉之利其泛濫也則有浸淫之患故古人之治之  
者惟疏其源使水之入者有所分導其流俾水之往  
者有所歸然後民得平土而居矣故置五堰於溧陽  
以殺宣歙九陽之水所以節其入也開百瀆於宜興  
置斗門於江陰建千橋於吳江所以宣其出也單錡  
之論要不出乎此耳然嘗攷之往集詢之故老而知  
古人之成績者不獨錡也太史公曰大禹通渠三江

五湖其震澤底定之時乎夫差北通扶溝吳濞擅利  
山海富强之計不足言也若王濬之欲從武康紆漢  
穿渠直出海口功雖不竟志則可尚矣至於假節發  
三郡之民漕大瀆以瀉滄江者王奕也導太湖入海  
復歲租六十萬斛者張綸也自市經以北赤門以南  
築堤起橋復田數千頃者張永和也上書宰臣具言水  
利者范仲淹也鑿盤龍滄瀆民賴其利者葉清臣也  
自封家渡至大通浦開洶七十餘里者徐確也郭宣

言治田七事趙霖言治水三事李結獻治田三議要  
以去水患興民利也我朝夏尚書原吉周侍郎忱相  
繼治之昭有成績至今頌焉成化以來復設憲臣以  
董之於是乎事有專責而官無廢政矣夫治水以為  
田也治水而不治田則治水無全功治田以防水也  
治田而不治水則治田無全力是故治田之法有三  
曰築岸塍曰修壩堰曰分大圩蓋全吳之地古稱澤  
國而田多低下所藉以禦水者岸塍也岸塍不堅則

雖有沃壤而棄之沮洳矣故令民修作田塍則有若  
王純臣韓正彥注意隄防則有若夏原吉周忱皆極  
其經畫之詳密而可以守之者也後此者能繼而行  
之民不有餘利乎古人制田之法率因水道以正經  
界曰涇曰漕曰濱曰浦縱橫曲直有井田之象焉其  
通也以泄水其塞也以禦水皆使不為田害而已後  
乃破壩堰以通江湖專小利而風濤之入獨倚於岸  
塍故民日勞而增築煩矣昔文正公曰江南圍田每

方數十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不可復矣而修舉壩堰之策獨不可行耶圩田之制隨地形之廣狹水道之遠近而為之大小也圩之小者則岸塍易完民工易集時有浸澇則車戽之施可朝夕計功也圩之大者則岸塍既廣工力不及積水經月而稻成腐浥矣能度其勢而分之使民力易施不其有利乎夫塍岸譬則城郭也壩堰譬則關隘也小圩譬則三里七里也關隘固城郭堅則內有所恃而寇不能入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則小而易守備無不足可綽然應敵無虞  
矣治水之法有三曰決三江曰浚諸浦曰導涇港蓋  
太湖東入松江出吳以入海古未有隄障也宋築長  
橋以便漕運而江流始噎此單鐸所以欲鑿吳江岸  
為木橋以通之也代加浚治已有成效而或者猶欲  
決去長橋以決入海之道則亦難矣澱湖之西曰急  
水曰白水東曰小漕曰大漑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也  
今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惟澱湖支流北入吳松江

耳因其舊迹而疏之則松江之流其安乎吳松江即古婁江也通塞無定夏原吉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矣周忱嘗浚顧浦以通吳松江入海矣然渾潮往來江流漸狹久而不治恐壅塞之害深而為力難矣古人於沿海之所浚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則入海之途多而水之流不滯也今則未能盡復其舊而入海者惟茜經七鴉白茆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苟能於其未浚者而浚之於其



已浚者而時導之以為經久之規則今日之急務也  
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泄諸湖  
塘而達之海也必使修治闊而可以為容納之地則  
田之積水可蓄於溝港溝港通流則可以散灌於塘  
浦塘不過則可以疾趨於江海而水之患息矣夫吳  
郡之水譬諸人身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震澤  
則胸腹三江則腸胃也浦港涇瀆則脈絡衆竅也腸  
胃閉衆竅塞脈絡不貫而咽喉之入不節吾見胸滿

腸脹而斃可待矣夫變通者智也經畫者法也若古人之所行與夫單錡所著固法之善而智亦存乎其中矣然時異勢殊陵谷更易所以神變通之術以隨時宜民者則又存乎人焉耳愚嘗因是而悲吳郡之靡焉嗜耳目之玩者取異焉務摶埴之用者取精焉操囊篋之貪者取盈焉富商大賈侈美同流豪家富族吞併不饜故民之貧者男終歲耕而不曾得託糠

糶以飽也婦終歲織而不曾得蔽繒絮以煖也然則  
害之溺於民者獨水也哉

### 南畿海防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  
崇明吳淞江口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南  
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在揚州高郵淮  
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淮  
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為重鎮設二衛淮北海防

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建康形勝

建康東起天目山北接鍾山覆舟山雞籠山終于行堂又有巖山牛頭白特山堂陽寺山而大江橫其後淮水流其中夾淮而為王都秦始皇見金陵有王氣東遊以壓之塹秦淮以斷其氣殊不知秦淮入于江而江水口再朝亦旺水也

三吳風俗

夫三吳者何神聖基圖之所創也詩書六藝之所漸也羣材之所鍾百貨之所聚而賢哲之林也盛有日矣其在禹貢則厥土赤埴塗泥厥賦中中下上然而夏狄嬪珠織文織綺橘柚篠簜之珍貢於天府則物產亦非織也其在職方則川以三江浸以五湖然金錫竹箭孔翠犀象列在方物則地利亦非醜也顧其時氣化淳龐風俗朴茂天地之藏有所函而未闢山

川之珍有所秘而未吐故號為九州之腴而不入列國之紀厥有由矣降是而春秋則闔閭以勾吳舊邦雄視上國越絕書志其城郭宮廷之制如所謂通門二八隔闔寒暑與夫瀕地六尺玉鳧交流何其溢也降是而七國則春申以楚之上相裂土江東司馬史稱其城吳故墟自為都邑至於上客三千皆躡珠履何其汰也然其時淮南十二縣邊齊之南為楚下東國而泗上十二諸侯附麗故宋之旁以介於大國即

今淮揚諸郡是已則吳越故壤已擅豐區而淮海舊  
壤猶稱曠土矣漢初吳楚淮南分王其地彊者即山  
煮海擅銅鹽之利下亦厚招娛遊以充三尺則故吳  
益沃而淮南北亦漸衍矣唐承隋江都之舊天寶以  
後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廣陵以籠諸道貢物達之  
長安而淮南北之盛畧與江南等矣夫地利有上下  
天時有盈虛而吳獨日盛何也蓋自晉之渡而東也  
收數十代之衣冠禮樂而生聚長養其中彼號為中

原者方且淪於戎馬荆榛之域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之皇圖帝籍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為二京者方且為蒐兵講武之場故益遠也然則吳之盛久矣俗之弘侈亦匪今矣聖祖開基准甸吳諸郡則左右輔也成祖定鼎燕京吳諸郡則內外府也豈非根本膏腴之地哉然以蕞爾之土而當天  
下財賦之半加以連年水潦之災民多懸耜野有與  
草守閭之吏日夜責租民輾轉呼號莫所聊生蓋吳



於今日又甚誣矣而執事猶談其盛無乃見其影而  
未察其形耶請實其狀夫金陵五方之輻輳萬國之  
灌輸三服織作內給尚方衣履天下而罷食之用自  
水衡少府半取給焉然而遊浮之民大都之風非有  
厚藏故其地物嗇而功侈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  
以跨引閩越則姑蘇一都會也其民利魚稻之饒居  
果布之湊造作精靡以綰轂四方其士也慕遊閒之  
名頌倘俠之義故其地實嗇而文侈自金陵而北按

三楚之舊苞舉河淮則維揚一都會也其民皆窳輕  
諛無所積聚煮海之賈操鉅萬之貲以奔走其間故  
其地主嗇而客侈自金陵而上至於甌越則宣歙之  
間一都會也其民盡仰機利行賈四方唱擢轉轂以  
遊萬貨之所都而握其竒贏故其地內嗇而外侈今  
執事徒聞其侈而不知其嗇也欲以儉與禮裁之則  
過計矣然吳之嗇則生於侈者也欲使之無嗇可使  
之侈乎嗟夫侈則侈矣彼其珍竒溢目則潁丹明璣

珠琲磊珂弗為異也其服御鮮華則蕉葛升越弱錫  
羅紈笥中之韜鯁人之獻弗為靡也其器用精良則  
桃笙象簟寶鈇又犀單費百練取直萬戶弗為諺也  
其遊藝嗜古則山甫之鼎考父之銘華山之博番吾  
之刻弗為邈也其宴居過從之盛則海錯陸珍剖織列  
姬盤舞隨風悲歌入雲弗為適也其百賈之所聚則方  
舟結駟織陸鱗川飛塵絳天赭汗如雨弗為詳也行  
平子之賦無以盡其華廢士衡之趨無以極其靡矣

而豈知其力之嗇哉夫山林不給野火江海不實漏  
卮難其繼也是故識微之士見本而揣其末陳風之  
史覩盛而防其敝亦有說矣且夫吳者四方之所觀  
赴也吳有服而華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則以為弗文  
也吳有罷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則以為弗珍也  
服之用彌博而吳益工於服罷之用彌廣而吳益精  
於罷是天下之俗皆以吳侈而天下之財皆以吳嗇  
也

議糧兵

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  
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  
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  
則仍就支于南京至正統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  
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  
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為  
留都今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

政減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用足北  
輔中原南控百粵江淮湖海環邦畿數千里之間民  
安盜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形勝矣

淮揚利病

一言淮安鳳陽以北地高宜穀粟而少塘堰一遇亢  
旱則坐觀枯槁淮揚以東地下宜私稻而少堰圩一  
遇水滂則任其湮沒故江北地利不盡乞勅徐潁兵  
備官督率所屬躬親相度隨其高下開濬修築教民

播種一如江南則無曠土無惰民而民食可足二言  
山陽寶應高郵江都諸州縣地臨白馬甃社邵伯黃  
山諸湖延亘三四百里兼以天長西山諸水時為泛  
濫遂至衝決運道田地棄而不種稅糧無所從出運  
船亦往往摧壞其中為患甚鉅乞勅治河諸臣乘時  
堅築運堤量度地勢建立平水石匣以為疏洩之計

山西圖叙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

沙漠是也

表裏河山蓋有俯挹

中州之勢焉忻代

二州皆太原府屬

以北戎馬內侵故大同

特設巡撫焉綏

在大同西

宣府

在大同東南

互為聲援雁門偏

頭寧武

三關俱在太原北境

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

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

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

之間與賊僅

隔一河

黃河

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勅敵矣蔚州

大同府屬

鑛徒臨晉

平陽府屬縣

之屯卒

藩府屯軍

潞城

潞州屬縣

之逋民並

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

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



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  
臣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 沿革

古冀州地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  
部刺史察舉太原上黨雲中雁門等郡而不常所治  
東漢并州治晉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  
東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  
宋置河東路經略安撫使以太原守臣兼領元以冀

寧諸路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  
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本朝置山西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嘉靖中陞潞州為潞安府又置都  
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三司並治于太原而行都司  
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大河南

抵北

抵東北

宣府界



圖古倫

東抵直隸界

抵南

東南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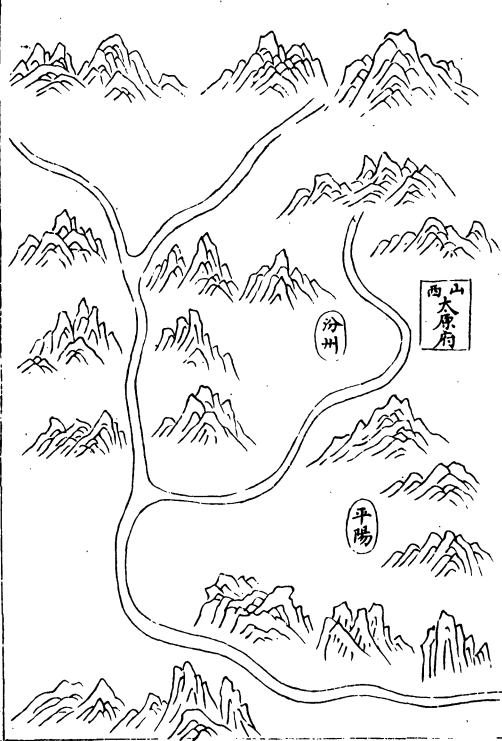
王世昌

沙漢

沙漢

西抵陝西界

西南抵



河南界

河南界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治太原左右布政使二左

右叅政三左右叅議四

糧備兵

領府四屬州一十有六

縣六十有四州四屬縣一十有一總為里四千四百  
四十里有零戶五十八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口五百  
八萬四千一十五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二十七萬  
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十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  
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山西都指揮使司指揮三內掌印一僉書二領衛九

屬所四十所七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舍餘夷人等一萬

九千五餘員名

都司隸後軍都督府

儀衛司三

山西行都司

分司大同隸後軍都督府

領衛一十四

屬所七十

所三本

司所屬馬步軍四萬六十餘員名

山西行太僕寺見在馬驢騾共三萬二千九百餘匹

頭

都轉運鹽使司一

在河東

歲額辦鹽四十二萬引

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一副使十二

驛傳清軍一提學一兵衛易州口平

定北肯嵐潞  
安雁門各一  
僉事六分道四  
冀寧  
河東  
冀北  
冀南

欽差總督宣大都御史一  
駐陽  
巡撫都御史二  
一太  
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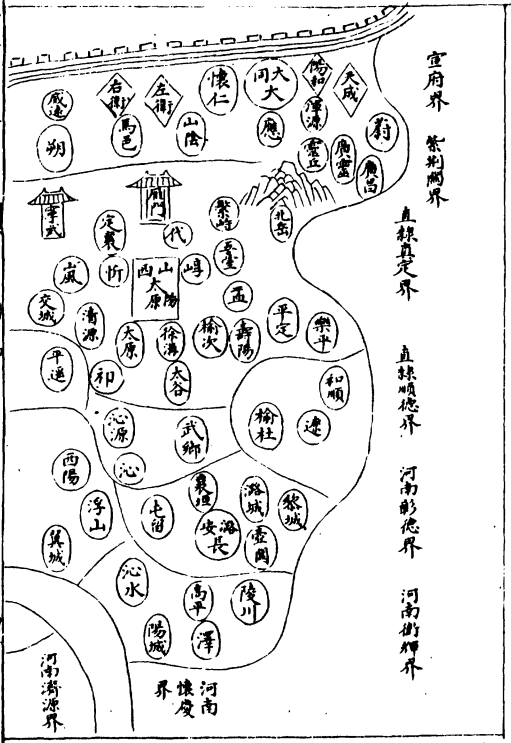
代州一  
大同  
巡按御史一  
太原  
巡鹽御史一  
河東

王府三  
晉府  
高三封  
郡王二  
代府  
高三封  
同六千石

郡王二  
潘府  
高二十一  
郡王  
二十

--	--	--	--	--	--	--	--	--





宜府界 紫柏關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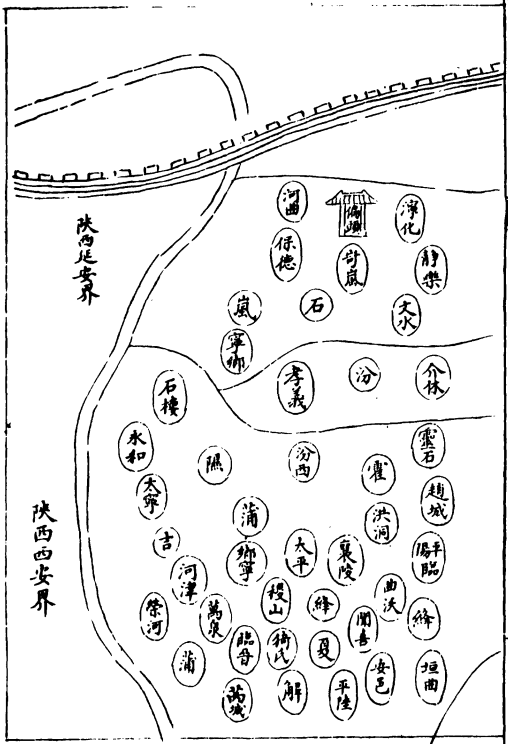
直隸真定界

直隸順德界

河南彰德界

河南衛輝界

河南潑源界 河南懷慶界



陝西延安界

陝西西安界

河曲

保德



嵐

石

澤化

靜樂

文水

嵐

寧鄉

石樓

孝義

汾

介休

永和

嵐

汾西

靈石

太宰

蒲

太平

霍

趙城

吉

蒲

太平

洪洞

陽臨

河津

鄉寧

稷山

襄陵

曲沃

榮河

萬泉

猗氏

聞喜

絳

蒲

臨晉

解

平陸

垣曲

萬城

安邑

大原府其名古晉陽晉太原元冀寧

繁劇且近

其屬

州六縣二十二附郭陽曲

九十八里繁劇難治

太原

九十八里僻繁頑

榆次

一百七里刁繁地肥

大谷

八十三里刁疲僻繁

祁

四十五里刁繁多盜

徐溝

九

里繁疲

清源

二十八里僻繁盜

交城

四十三里僻繁地肥

文水

七十九里僻繁地饒

壽陽

三十里街繁俗畜

臨

十五里僻簡

孟

二十三里僻簡有鉄

靜樂

三十八里繁疲

多盜河曲

七里僻疲

平定州

三十三里街繁俗畜

屬樂平

十里僻繁忻州

三里民頑多虜患

屬定襄

二十五里僻簡代州

四十一里街繁多虜患

屬五

臺

十五里近邊僻繁

繁峙

十九里僻崞

三十九里近邊難治

崞嵐州

二十二里近邊

僻繁多

屬嵐

二十二里

興

十一里

石州

四十里

屬寧鄉

十三里

保德州

五里簡

其形勝恒山之險大河之固

句注險阻靈山角立其俗好樂無荒清簡質朴

平陽府其名秦河東隋平河元晉寧

繁難地

其屬州

六縣二十九附郭臨汾

五十一里

外襄陵

七十二里

洪洞

八十九里

浮山

十七里

趙城

三十七里

太平

五十四里

難治岳陽

十八里

曲沃

六十八里

翼城

八十四里

汾西

十五里

蒲

九里

蒲州

八十七里

屬臨晉

六十三里

榮

河

解三十八里  
解繁貧

猗氏

五十一里  
繁難治  
民勤

萬全

四十里  
解繁貧

河津

十三里

六里  
解民勤

解州

三十一里  
解繁疲

安邑

九十五里  
繁街貧

夏

六十六里  
街煩解

聞喜

六十六里  
街繁疲

平陸

五十二里  
山解繁貧

芮城

四十四里  
繁貧難治

絳

州

五十一里  
街解

屬稷山

七十三里  
街民稍頑

絳

四十里  
解好訟

垣曲

二十里

解貧

霍州

二十里  
街頑

屬靈石

二十五里  
街淳

吉州

二十二里  
解簡儉

屬寧

鄉

十六里  
解頑

隰

三十一里  
瘠民頑難治

屬大寧

十里  
解貧

石樓

十三里  
貧苦山

解

永和

十一里  
解貧

其形勝負闕阻河接汾連華其俗崇

禮讓多勇敢

大同府其名戰國時雲中代郡漢定襄雁門馬邑

近邊

衝繁烽堠相  
接不常難治

其屬州四縣七附郭大同

三十六里兵  
馬七聚難治

外懷仁

九里  
裁荒

渾源州

十四里  
衝繁

應州

二十里  
荒僻

屬山陰

七里

衝繁蔚州

二十六里  
衝近邊難治

屬廣陵

八里  
僻商

廣昌

四里  
衝繁

靈丘

十里

衝繁朔州

八里  
僻疲  
有邊患

屬馬邑

五里  
僻疲

其形勝平坡峻坂用

武之地其俗質直淳厚

潞安府其名秦上黨唐昭義宋隆德

衝繁民  
質易治

其屬縣

八附郭長治

一百七十七里  
衝繁民淳頗饒

長子

九十二里  
衝繁

屯留

六十  
二里

僻簡襄垣八十里潞城九十二里壺關九十六里黎城

四十九里僻繁平順三十一里其形勝肘京洛履蒲津倚大

原跨河朔其俗民儉力農士節務學

直隸沁州其名隋義寧唐陽城僻繁民其屬縣二沁

源十六里武鄉四十九里其形勝前銅鞮後龜山其

俗專力耕農少事商賈

澤州其名北齊高都隋長平繁劇屬縣四高平一百六十

一里僻繁陽城九十四里陵川九十三里沁水五十四里

其形勝大行險固山川環抱

遼州其名樂平

僻簡瘠儉

其屬縣二榆社

三十二里僻簡

和順二

一里簡瘠

其形勝山川險峻其俗剛悍朴直

汾州其名魏西河金汾陽

州有二王府難治雖服衆亦衝

其屬縣三

孝義

三十里衝簡饒

平遥

五十八里衝繁

介休

四十六里衝繁

其形勝

美哉山河之固其俗重厚尚義

山西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四曰太原

晉陽冀寧并州唐北京五代唐

西京武勇軍繁劇

曰平陽

河東平河晉寧晉州唐州繁

曰大同

雲中雁門代郡雲中



西京大同路北恒州曰潞安上黨昭義安義昭德隆德襄垣有王府衝繁

州四曰澤上黨河東建興長平高都建州益曰汾西

汾陽軍朔州介州浩州有慶城永和二王府難治雖服裡亦為衝繁曰沁義寧陽城威勝軍衝

遼樂平上黨遼箕州儀州平定軍僻簡

### 處置

山西大同府逼臨敵境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興  
奇嵐保河一帶敵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煙宿莽蕭  
條甚矣汾州宗藩不畏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

沁遼環列太行上下谷深林密盜不時竊發往歲  
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  
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  
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於  
供邊廼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  
斃可歎也已

解鹽利弊議

夫解之有鹽池舊矣歷代之張弛沿革愚未暇悉

也昔所稱為瑩潔如玉甘美如穀亦宇內之所共  
喻也愚不暇論也祖宗時額僅十萬耳至嘉靖中  
始增至十九萬有奇全晉關洛梁鄧之間皆其轉  
輸之所也二百年來公私俱足在商人未嘗以山  
徑巖嶮稱難在三省未嘗以解鹽苦惡為病何  
也法一而志定也自隆慶辛未雨決池防池水  
四溢鹽不結聚者謂國計不可負始為澆曬之術  
蓋以人力勝天時也然硝與鹽渚不能一一而析

之也有奸商者出焉乘間營私沙礫雜和故色愈變味愈惡而解鹽於是乎不可食矣民日夕翹首以竢商之至而商之所貨乃如此則其不樂售者豈情也哉於是商人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目所在長吏又從而代之斂散以取其值焉此不獨商困而民亦困矣是以民視商若贅疣而視解之產為棄物無不利於食私販者民利於食私販而販者適至是謂兩相求兩相求則事密官卒緝

捕惟賄是饜販者餌之是謂兩相利兩相利則防踈  
如是而淮蘆花馬之產紛紛四至勢惡得而禁之哉  
間當銷退引矣皆偽目也鹽僮肆市而得之者也亦  
嘗獲私販矣皆貧負也法所謂易米度日者也夫私  
販盛則商利薄商利薄則國稅病此而不為之計將  
何所取盈哉所謂計者非必分地改額以滋聚訟也  
亦非必盡易其舊而創為之法也愚所謂在酌其宜  
而變通之耳其一曰慎採取之時夫解鹽池產也與

浙淮齊閩殊而反穡事浙淮齊閩鬻海法也其利在  
地不在天其祛弊之法在有餘不在不足乃解池則  
異是矣穡事憂旱而池利旱且利南風古所稱阜財  
解愠者是已夫天能使之常旱且南風乎恒雨則結  
者融恒北風則升者下此其時為難鹽丁散處諸邑  
既難遽集俟其集而圖之則已解矣非預以待之不  
可也春夏屆期此凝之候也羣各丁而聚諸池毋失  
其會暇則驅之採草以資蓋藏固未嘗虛其力矣矧

若輩皆正役豈故淹之哉是採辦之所宜講也二曰  
廣召募之役池跨解安邑地近百里矣勢甚遼闊鹽  
丁僅二萬採取奚遍採之不過地之所以有遺利也  
嘉靖丙午鹽嘗盛生矣募近民雜採之官取其七而  
以三充賞其利厚也競趨之因而與之可也柰何存  
其鹽不給以值又不以時於是召之不應矣夫民之  
潰手足裂肌膚而不憚者逐利也顧賞若是是督之  
速也愚以為宜厚之也試令近地之民毋論千萬置

之長貳而集其民於官則朝結而夕可集也民之趨利猶水也利則來不則去往有定令矣而自食之是上不信也今宜逮其報成而給以二仍朝驗而夕惠之母令胥吏持簿書而肆為呵索民其有不樂於赴者哉赴益衆則採益時採益時則入益富一歲而不獲數歲之利者不然也此足以待凶年之額胡為較錙銖而遺遠慮乎三曰貴採取之精夫各丁募夫羣然竝集不憂其入之不厚矣在官司或急成科以希



功在丁夫或急採取以充數寧無雜硝石而竝進者乎則分區畫地以程其工驗料計直以定其等屏惡存美以待夫商皆不可不為之慮也四曰別遠近之地夫曬鹽非惡也稍帶硝性試灼以火則騰越而上無異池鹽此法河東諳之而遠人未諳也今曬亦無幾矣請以待近之求而減其價以為耗遠征之商非池鹽不給則轉輸者皆飴鹽而商無不售之值民無境外之求矣五曰清支給之法夫所謂超支者非旋

中旋支以勸商者乎商人中納次第掣支例也往以池鹽未結曬鹽未充無以給商而責之入乃隨募小販給以澆曬而籍其貲萬不得已之計耳而商人之停支者迄今遂不可復夫商傾貲以入公家以恒產在池也乃其視生而不得支何以異於農之耕耨而不得獲者哉今池平而花漸結矣採以時則蓄且倍也請絕小販之招以優舊商之困可乎六曰均商民之惠夫商人經年守支國課取足人情之所當優者

也然而此輩則無厭矣籍口曬鹽肆為挿和以恣壟  
斷之計是故所在居民棄官鹽而樂私販為官司者  
又從而強所不樂民之無告甚矣今宜徧榜諸司凡  
諸無樣鹽即係飾偽樣鹽非官記即是私封沒其貲  
而置之法一懲而百警矣則商安所售其術而民有  
不樂於商之至者乎七曰禁太汾之粟何者二郡固  
全晉之半也地多斤鹵採而煎之轉相輸販已非正  
法項從其便給販者以券而歲徵其入此粟之所由

名也彼皆自食其有矣解鹽入其境終歲束閣竟莫能售夫二郡去河東纔數舍耳法已莫可詰彼遠者奚讓焉矧二郡之民動以一田兩稅為口實正謂業已供邊儲而又以輸鹽課且并其所謂私販者而忘之矣此非當禁之一耶夫惟慎天時也廣召募也精採辦也則盡人之力者盡地之利所謂生之貴裕其源者此也惟辨遠近也循舊例也均商民也革煎販也則商無滯貨者民無艱食所謂救之貴通其變者

此也此則不必分地而流布者自廣不必改額而壅  
滯者自行民亦何所為而顧食私販以博罪哉雖然  
此特自鹽之已生者計之也萬一事勢如昔當奈何  
嗚呼池之利在天不在人前已陳之矣夫鹽公課也  
鹽務公務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故以河東視三省  
誠難撓越若自國家統觀之則安可執一而論也拓  
存穡之淮蘆充有餘之花馬以寬不足之河東換其  
生結而各還其舊奚不可者夫據時宜而談利害環

池之人類能言之至問上不病國中不病民下不病法則鉅公大人寥寥不欲語者何者扭于法之故也

三關備兵議

山西右屏畿輔外鄰沙漠所稱為并冀藩垣者北則大同大同之南則寧雁折而之西則有偏老大同之邊寇也近不一舍遠不二三舍偏老亦然夫大同彼固有專之者矣如偏老寧雁所謂三關也三關之形若鱗次然東稍南為雁門百八十里抵寧武又二百

里抵偏關絕懸西北與大同時而雁門寧武者則猶有馬邑朔州之為外藩也往以大同不能為蔽故議與畫地而守之三關節制以屬全晉之撫臣而移總戎之駐偏頭者駐寧武者為居中調度備東西策應也近籌邊者更議以為不便謂棄外即內或以外地委敵而撫臣距疆場既遠病於請質之難偏裨孤居卒不得藉援於大將欲以撫鎮槩置偏老與大相掎角并力要害脫寇自馬邑朔州入犯而吾猶得收

弊於寧雁也噫是則然矣愚以為制寇之術在扼其  
勢審勢者人也專計於人相宜而圖之則建官責守  
有可更者有不必更者夫撫臣折衝之任也非有親  
冒矢石列陣行伍之事平居申約束明賞罰謹烽修  
隘備儲厲兵秋防駐代俾之不得隙入一旦有警當  
寇者走軍吏計事轅門而撫臣亦數馳赴之以便授  
策故在太原猶偏老也如必居偏老而後可是將親  
與抗也平居之所經畧宜何事即假令其大舉南侵



則彼必數月集我必數月備悉吾之精銳視險易而  
慎守之彼必不濟若遊騎突入禦之一健將事耳何  
足以辱撫臣夫天下之事恒起於時之所趨而亂於  
數易偏闕之設也在洪武之三十二年而成化丁亥  
始創老營堡前乎此者未嘗命一卒守也亦未有  
患乃今帥武臣力開府運籌而猶俱有丁卯之患焉  
即多多奚益哉彼之畏我以有實也非畏名也今之  
所以稱藩而市馬者利金繒也第必設撫臣以為名

彼於畏何有議者曰設臣於偏老視延寧甘肅之例也夫事苟利固無庸例然而以陝例之者誤也延寧甘固實稱四鎮置三撫臣而固原一鎮以總督當之總督趨花馬池則以撫臣之在長安者移領鎮焉而固原西至於蘭靖西南至於洮岷蓋方數千里番虜雜居烽燧時警然皆撫臣之在長安者兼制之陝西之撫內者何嘗不兼邊也山西幅幘不滿千里民又甚瘠而三關固太原一郡地耳必以一郡建兩撫臣無

論供億煩苛無益勝負之數而反以滋病即內有分地則外之召兵於內者難外有分地則內之轉饒於外者緩牽制沮格之患不可不虞也故曰建官惟其人不必備若乃總兵之移則有可言者總兵雖信大將與文史異古者中軍在御援枹而鼓朱殷輪而不惰今猥以為持韜握鈴之臣虞偏闕多故或失之而以移之寧武無謂也夫重移鎮者蓋以武寧之衝燕水雕窩陽方盤道相望廣行紆漫騎得成列萬一彼

擣我虛直入將狼顧失據焉噫獨不虞偏關之可達  
汾永乎馬邑朔州大同地也尚寄一帶之衛於寧雁  
而彼志俘掠則大同其饜足處耳饜足則不南望即  
南望吾且有備安得為虛耶偏關逼近賊巢即已款  
貢而板井叛人歲時窺伺又夷人叩關者月無虛日  
所不能高枕也故大將不可以深居深居則偏裨觀  
效士氣且日懈夫寧武之赴偏關猶偏關之還而自  
救其地里獨雁稍遠也誠令總兵移偏關仍協之以

叅將而寧武則撤馬站遊擊居之偏頭加一大將與副將俱是鬪士倍也人情偷於習鼓於新旌幟一耀其耳目號令一作其類靡則重關之固壯於戒嚴今之援寧武亦昔之援偏老矣夫何間也若雁門固有叅備且近撫臣當必無害顧乃謂偏老遠不可居何歟總兵之設也始於宣德既罷復於弘治當是時皆偏老居也寧武設於成化丙戌置守備耳而幸無事弘治間置守禦千戶所耳而亦無事總兵居寧武之

議果何見耶要之撫臣職在謀筭者也總兵職在征戰者也二者甚可相能而必竝處故因勢以命職因職以任人因人以度勢建官之要罔踰於此矣雖然三關之地皆稱要也三關之守皆宜嚴也故有禦邊之遠略則何地而非守有體國之實心則何守而不固區區一隅一隙之補所見者淺也而責守之事且或有未盡者邊牆綿亘數百里戍卒僅四五萬星羅棋布殊多中空彼聚而攻我驍騎軼突如決大河潰

蟻壤此畫地而守之難故不如無與爭鋒各令收聚  
入保堅壁以待彼縱掠無所得又懼深入必自遁矣  
是求地利於人也戎伍隸尺籍者虛耗以半而日餉  
數錢多浚剝於渠帥老弱無營者應募勇悍多俠者  
畏羈此無兵而守之難故莫如嚴覈軍實養一夫必  
得一夫之力而又優募府之用俾不取盈於下則備  
在我不在彼矣是求兵於將也往吾與彼防也邊氓  
懼為俘戮故死不敢即夷人自為守也今視同一家

而愚夫無遠略或爭趨之以避賦就逸後將何支焉  
盍亦拊循百姓輕其徭稅俾居者固而去者思乎彼  
與吾市也馬皆異產不與中土習分發郡縣輒踏死  
而償之民也夫民無所得焉而樂于償固以免兵弭  
患彼亦與有利焉盍亦以此補營馬之墟而仍輸郡  
邑之值將不軍之患而市無損乎歲選內地丁壯修  
守邊隙顧募犒來之費全省以數萬計而丁壯至邊  
顧救死扶傷不暇安所裨於事哉盍亦徵募金於官



委輸邊郡召土著而簡練之止則為民動則成旅而內地丁壯番休者則永以保障不調焉此其利固不獨貽國家盤石之固也

山西藩祿屯田鹽課軍籍總議

今晉之當亟議者有四而卒未有以應之自藩封之典盛而祿食于土者亦既衆矣矧生養益繁罄民之入不足以供宗藩之需加之師旅凶荒而三晉常患於無祿自兼併之計肆而屯田之沒於豪强者亦既

盛矣矧依假冊籍陽應其名而陰收其地加之招納  
亡命之徒而三晉常患於無屯自計羨之議起而課  
無積藏地之生不生不可必朝三暮四之術要惟足  
課此可為一二年計也加之屢年浸沒而三晉常患  
於無鹽自改戶之風熾而軍無定籍軍之正與偽不  
足論而彼出此入要惟實伍此但可以充目前文具  
也加之窮邊改調而三晉常患於無軍今之議藩封  
者祿不支矣而民不可加賦則祿未可議之不足中

也我祖宗以天下公諸藩蓋厚之也計環晉所賦已  
不足支必空匱而他營他營不稱而詘計種種非所  
以厚之也其後當必弛藩封之禁而歸其四業間有  
求自試者倣昔漢宋更生汝愚故事收而與天下共  
之祿優之選既及而散業者無禁則不增賦而宗藩  
皆備外府矣不然罄三晉不足以資目前而其生將  
不窮也今之議屯田者籍不可稽矣而地不可徧畫  
則屯田未可議之不足中也我國家計軍授田蓋畜

之也晉疆子粒不支半軍不支必朽腹不任指使指使不任而譟呼繼之非所以稱其畜也其後必當惟稽其子粒間有侵奪者視地而補之軍做漢塞下渭濱故事與軍共之分種之利既博而收利者惟取盈則不必清丈而軍皆土著矣不然分畫晉疆不能一朝辨而欺愚羸縮不可計矣夫晉之鹽古稱曰海眼蓋以自生而易利也鹽之生不生視水之高下中條之麓其山溜未易洩也鹽不花數年矣此不足之尤

者也不惟輕販無賴之徒不可羈而撈放之編役且  
坐困頃者水漸落而鹵且生則水猶可鬻也或傲鬻  
海之計而以應目前之需則不必峻法取盈異日者  
冀一生則年計所積必倍不必拘計羨間矣夫晉兵  
古曰天下莫強蓋以習邊而輕敵也軍之籍不籍視  
資之盈縮并薊之交其去留不易羈也軍之虛籍亦  
數年矣此不足之尤者也不惟隱避滑稽之徒不可  
窮而里胥之役益張熾頃者軍資費而邊民困則軍

猶可募也。或做招募之議，以充塞下，則不必窮勾盡類異日者，冀其習利，則邊民樂戰，不必勾攝而塞下皆勝兵矣。

圖書編卷三十六